



韓詩外傳叙



漢興三家說詩。魯則申培公以經爲訓。故有教無傳。而齊轅固、燕韓嬰則皆爲之傳。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非無傳也。自毛詩晚出，以爲源流。子夏、九江謝曼卿爲之訓，東衛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

馬融竝爲作傳。鄭玄箋註。至今獨傳。而三詩遂以不著。夫詩尊毛鄭尚矣。歐陽公謂其不合者頗多。所著本義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夾漈鄭氏作辨妄六卷。亦專指毛鄭之非。夫明六經之旨者。莫盛於漢初。然人人家自爲說。若詩之齊魯韓毛。果孰失而孰得。

卓哉紫陽。兼總羣書。彙集諸傳。於賓之初筵。飲酒悔過。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徂者岐。皆從韓詩。又曾語門人。文選註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諄諄乎於此致之意也。余因覽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而曲暢旁通。初無訓詁氣像。至其鞭策經傳。奴隸子史。望而知爲漢朝全盛之文。

獨惜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韓說諸書。今已不得見。惟餘外傳。又多錯誤。故錄出梓之。亦太史公罔羅遺失。兼而存之之意。俾不與齊魯兩家竝滋詩亡之戚也。幸矣。

新都唐琳玉林甫識



韓詩外傳舊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菟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尚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弘。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廼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屬世範俗。皆順於

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昔、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並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嘆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廼於先魯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鈔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亦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刻韓詩外傳略紀

本傳、韓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昭德晁氏曰、文辭清婉、有先秦風。○東漢顯宗時、詔令賈逵撰齊魯韓毛四詩同異。○余按漢志、韓詩十篇、內傳四篇、

外傳六篇至隋止存外傳析十篇今爲十卷其篇目殆不闕云

天啓丙寅歲季夏朔日新都唐瑜公華

甫詮次



韓詩外傳卷之一

漢 燕人韓嬰 著

明 新都唐琳點校

國策妙於峻
崇西漢宗之
余于外傳益
云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

而任。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彊。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

繁露天積衆
精以自剛人
積衆善以自
彊。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彊。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夷。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

韓非子禮者
義之文章

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

張榜曰轉筆
輕捷

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乎世，與日月
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
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
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故阨窮而不憚，榮辱而不
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

日暮畫
行狀

快利如國策
中語

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
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之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
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逡巡
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
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
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

孫贛曰粹句

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著，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和也。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皦

張榜曰：文情
更自峭拔

皦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典則道不用。

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

當與大雅既
靜章同一發

明

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孫嶺曰：是
良儀禮

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鞀，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鞀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

曲暢旁通正
不死詩下句

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

不如檀弓簡

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

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暮年齠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齒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闔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

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及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徃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陽門之介夫
死司城子罕
入而哭之哀
晉人視宋者
反報晉侯曰
陽門之介夫
死而子罕哭
之哀殆不可
伐也孔子聞
之曰善哉規
國乎詩云凡
民有喪匍匐
救之雖微晉
而已天下其
孰能當之
張榜曰轉轉
設譬詞明旨

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
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
地其次君臣所以為順也今殺其君所以反天地
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為盟主而不救天罰懼
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國君乎於是
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
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趙宣子之謂也

傳曰水濁則魚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破

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
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
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
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
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
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為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
物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
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

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仁道有四。礫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礫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

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下。祥是礫仁者也。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

此與上文作
段讀

孫鑛曰連舉
申徒狄鮑焦
以足上意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磔仁雖下然聖人不
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
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
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
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
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
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
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
者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
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
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
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鮑
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
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

孫鑛曰重述
數語機致橫
生

此又是直述
體筆法轉變
不窮

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礪者德、
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
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
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
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邵
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
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

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
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之一終 二十九則

韓詩外傳卷之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闥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闥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

孫鑛曰句法
准門

又曰正對

又曰有雖然
一轉文情更
自委曲

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而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

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嬰得意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馱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

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孫鍾自句注

汪道昆曰賢哉樊姬之爲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

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授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切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

張榜曰章中
兩退切磋字

學力之淺深
如是

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晝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

張榜曰翻盡
西漢災異諸

書
孫鑛曰人妖
字奇

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隣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

張榜曰忽合

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未必撼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撼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

內經湯而鑿
井闢而詩兵
不巳晚乎

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
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
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
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
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
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
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

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
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
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
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
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
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
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
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

塵經于臨北
民之凜乎若
朽索之馭六
馬

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
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
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
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
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
善哉。東野畢之御上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
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厩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

定公揭席而起曰。輒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
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
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
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
民。造父不極其馬者。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
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
畢矣。歷險至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
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
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

孫鑛曰。琢句
精

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

又曰：視足字起

又曰：舊句

左傳：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

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殺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鎖。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汪道昆曰絕好誅語

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愾。愾。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郟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解詩意渾然不露筆法更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可避。

張榜曰：此段文勢雄而軼。

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盪盪乎其易，不可大也。嗛乎其廉，而不劇也。溫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

汪道昆曰此
意重出

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君下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

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劔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狂使使者賁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

孫鑛曰：句法
爲冷

注道昆曰其
妻更高

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黃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甌妻戴織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

榜曰此以
知天命之有

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相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齊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

孫鑠曰黃鵠舉句突出而有致

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曰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矣。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

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

曳弗屨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

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闐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

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
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
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
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
不知予與、試予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
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鴟羽、集於苞栩、王事
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
者、有心智愚者、有貌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
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
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
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愚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治民、而反以蠱女縱
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

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宜人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頰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

長榜曰此境非身親不知

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關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腐遷曰斯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

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

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揚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標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

王充曰。學士

簡練於學成

熟於師

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

廟見。禰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于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縈。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已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

4

10.54

58

2981

報

重輝堂



